



博客

2

星野樱·著

墙外「红杏」砸落谁家

他，在恰好的时光、恰好的地点，懵懵然就被那个人「捡」到。然后，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力怒吼——龙小花，你给我从墙上下来！不然，我撕了你的「爹爹，太胡来」！





墙外「红杏」砸落谁家
星野樱·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龙门客栈. 2/星野樱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075-2374-4

I. 大… II. 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6819号

大龙门客栈2

著 者: 星野樱

责任编辑: 李 庆 魏 燎

特约编辑: 右 耳

责任校对: 华 一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投稿邮箱: hwc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259

发行部 010-58336270 5833626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97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075-2374-4

定 价: 46.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ACT.48小侄儿的不良企图 001

ACT.49小侄儿耍阴谋 007

ACT.50十九殿下的心思 013

ACT.51两个无良小鬼的计划 018

ACT.52酸酸甜甜的十九殿下 023

ACT.53小侄儿高一尺，“爹爹”高一丈 029

ACT.54绣球保卫战拉开帷幕 034

ACT.55恐怖的绣球保卫战 046

ACT.56龙小花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062

ACT.57男人背后的强大女人——女主子的目标 069

ACT.58很有爱的良家妇女 076

ACT.59“爹爹”的调戏 083

ACT.60在出墙与妇道间徘徊荡漾 091

ACT.61跟着老爷赴家宴 099

ACT.62入宫面圣——有爱的亲善大使 121

ACT.63老爷上班女主子探班 129

ACT.64跟白马良人逛花楼 141

ACT.65真心话大冒险 148

ACT.66番国和议临行前 156

ACT.67抢女人从邀舞开始 169

ACT.68侄骑白马来 176

ACT.69新艳本妖孽诞生 182

ACT.70被歧视的龙小花 188

ACT.71又是一碗清汤挂面 194

ACT.72老爷的动心时刻 206

ACT.73硝烟弥漫，战火将起 210

ACT.74禽兽不如的结局 219

红杏小剧场，锵锵锵！231

一 正所谓江湖恩怨啊~~~

二 爬墙看春色~咩~

三 奔放整个通宵

四 和白马不得不说的故事

五 清白？那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呀~呜！

六 后现代版的《武松打虎》

七 小花与“爹爹”珍贵的洞房夜

八 红通通的龙小丙

九 小如意签售会的前一天

后记 266





2

墙外「红杏」砸落谁家



ACT.48

小侄儿的不良企图

天亮了。

阳光射入摇曳的围幔，很是刺人眼睛，龙小花对周身不对劲儿的晃动丝毫未觉，宿醉的头痛让她皱了皱眉咂了咂嘴，她正打算懒洋洋地翻一个身，再赖床几刻，顺便重温她昨日强啾男人的美好梦境，却惊觉自己被什么东西禁锢着，根本翻不得身子。她把眼睛打开了一条细缝，这才发现自己向右微微侧着身子陷在一堆软绵绵的锦被与枕头中，身上还盖着一条软被，而那禁锢她的东西就是来自身后帮她按住软被的一只手……

手？谁的手？竟然如此大胆地轻薄有夫之妇？

她显然还没完全清醒过来，身体微微一动，侧身看向躺在自己身后的人，那张姣好还透着几分未褪尽的稚气的容颜分明是龙晓乙的缩小版，从鼻梁到嘴唇都带出几分熟悉的味道，紧皱的眉头配上微抵住的红艳嘴唇更是让她觉得安心透了。而且，此人这套动作明显跟龙晓乙耍别扭后的动作一模一样，几乎令人怀疑他得了龙晓乙的真传。

“虽然我从小就很垂涎你，但为什么你跑到我梦里来还要返老还童一下？不应该呀，我明明欣赏成熟路线的男人……”

她蠕动了一下身躯，抬起手，疑惑地想去戳一下那张近在咫尺的连呼吸都吹拂在她脸上的真实得过分的幻象，却不想她那意淫对象突然醒来，那双黑亮的瞳骤然睁开，直直盯着那还在自我迷醉的女人，随后二话不说，顺势将她往怀里一捞，抬手勾起她的下巴，就要吃上她的左脸。

她被一系列性感兮兮的动作给彻底震住了。十八岁时的龙晓乙满脑子都是账目算盘银票，对她不屑一顾到了极点，何时露出过这等香艳表情让她养眼。可一大清早就这么油腻荤腥、酒池肉林是不是太过分了？就算是做梦，但好歹也不要太过真实香艳暴露了，这样不是显得她的脑袋里全是颜色废料吗？

她深深咽下一口唾沫，却抵不住诱惑微微地抬起左脸，眼见那漂亮的嘴唇就要落在她的左脸，想到“龙晓乙”对矜持的女人情有独钟，她这样抬高了脸似乎不太会获得他的喜爱，于是她决定张显一下自己最后的女人味，明知故问道：“你……要做什么？”

那黑亮的眸子自上而下斜视了她一眼，要落下的红唇跟着一顿，一把完全不同于龙晓乙那略显沉稳又带出几分优雅的嗓音从那红唇中飞出来，那声音贵气显尽，锋芒毕露，即便带着刚刚睡醒时的沙哑，却依旧不减下那傲慢的调子。

“做什么？自然是做你这不知检点的女人喜欢做的事。”

“噗！”那和龙晓乙大相径庭的声音让她陡然睁大眼睛，从艳梦中惊醒。那人带着七分与龙晓乙起床时同样的慵懒，却明显不是龙晓乙本人，龙小花大张着嘴巴，不知该做何反应。

按小如意在艳本中惯用的形容来说，此人轮廓里带着几分“爹爹”的味道，却不似“爹爹”般魅态尽显，一撇唇一眯眼都邪气十足。乳臭未干，定性未成，举手投足间痞气十足，不过好好培养，应该也是好苗一根。想当初“爹爹”发育期，也不是这般……噗……现在不是少年养成的时候啊！

“你是谁？你要对良家妇女做、做、做什么呀？”

“良家妇女？在哪儿？”宫曜凰凉凉问道，只手撑起身子，看住她，“我只瞧见一个躺在小王车驾的榻上、宿醉得今夕何夕也不知、见着小王嘴里就不干不净地嚷着‘要啾啾’，不给啾还撒酒疯耍赖地哭鼻子的无比奔放女。”未免她在半夜哭闹把夜路上的狼给招来，他着实牺牲了不少色相，只得拿自己的脸颊哄着这酒醉的疯女人，把她喂了个饱饱，瞧她那副吃得膺足不已，舔唇又咂舌的满足模样，他就觉得自己窝囊。当肉票当成她这副有恃无恐的模样，还吃起他这个绑匪的豆腐，想来她前夫也真是可怜。折腾了一夜，这会儿倒好，酒醒了，她就想对着他大喊“色狼”吗？他还没任人在他面前这般放肆过。

“噗！你……你说我……我强啾的那个人是……是是……是……”她的手指头颤抖地指向他，却见他过分红艳的嘴唇一张，顺势暧昧兮兮地咬上她的手指，微微使力



2

墙外「红杏」
砸落谁家

地磨牙道：

“哟？哼，莫非是小王见识不多，你那德行也叫啾？小王以为你是饿了几宿没吃东西的饿鬼，看见肉就想要撕咬呢！”

“你不要开玩笑，我啾的技术可是从小如意的艳本里看来的，每日都啃着排骨做练习来着……吓吓吓，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你、你是谁啊？你干吗要绑架我？还吃我……好吧，是我不小心染指了你……”她的声音在宫曜凰警告地一眯眼下转换了音调，随即又升高高调，“你、你、你到底要绑架我去哪里？”她一边说着一边抽回自己的爪子，决定和这个偷了“爹爹”七分相貌的家伙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宫曜凰挑了挑眉，对她蜷缩在角落装可怜的模样不以为意，也没心思阻止她，只是身子一动，一扯半落下的衣，襟口大开地下了床，走到前方的小茶几前，倒了一盏茶水，坐下慢慢喝着。过了一会儿，他看了一眼马车窗外的天色，分明晌午已过，便朝那车门外问道：“到哪儿了？”

外头传来一个声音答道：“回主上的话，离京城还有一日半的路程。”

“嗯，跑快些，到了下个驿站，再换一次快马。”

“是。”

他交代完毕，转回头，看向那窝在床上抱着锦被的家伙冷笑道：“现在可知道了？”他是谁，他们要去哪儿，他可一并回答她了。

“噗！你是那日毁我艳本的那个猪上……”

“……”他眸子警告似的一眯，立刻听见一阵咽唾沫声。

“主……上……”她立刻识相地改了口，随即又拉着锦被没义气地出卖同胞，“姓白的已经进京赶考了，我对那把什么破剑完全不了解，你抓我这废柴来也没用的！”

“你同白风宁究竟是何关系？”

“反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有点儿不清白的叔嫂关系，在暧昧边缘打了个盹儿，大家又迷途知返，各归各位的关系。很复杂很不好解释呀。

“不是我想的那种关系，他会拿白家宝剑来赎你？”

“那后来他还不是又偷回去了嘛……”

“……”他不悦地瞪了她一眼，显然不愿意提起这段不愉快的回忆，转而又问道，“那龙晓乙呢？”她若不是白风宁的女人，那最好，要收买的来人心可不能让这

女人给离间了，他才不想为了这个女人影响了他的大业。

“……”这关她的“爹爹”什么事？这不是他们三个人的恩怨吗？

“龙家大小姐，你十一岁嫁给龙晓乙还没入洞房就被休去跑堂可是桐溪城里人人皆知的事。哼！”

“……”她出名的方式总是不太正常，“那、那又怎样？这是我的事，跟、跟、跟你有什么关系？”

“关系？哼！”宫曜凰轻轻一笑，嘴唇咧出放肆的弧度，“关系可大了，如果小王说要娶你进门，你说这跟我有关系呢？”

“噗！你、你、你在开玩笑吧？”除了那次隔着麻袋，大家朦朦胧胧地接触过一次，他们完全可算是第一次见面呀，他这就向她求婚？不太好吧，她是很开心自己的魅力上限又飘高了一点儿，但是他这么没素质又不浪漫的求婚、抢亲外带胁迫，很有碍大家日后的相处耶，她可不可以……拒、拒绝呀？

“小王要娶你——龙晓乙的前妻进门伺候小王！”宫曜凰重申道，那眼神摆明了“敢拒绝就宰了你”，他要以此跟龙晓乙正式宣战，朝堂上大家各自为战，不要老拉着他到处逛茶馆看什么《武松打虎》的蠢戏。

“不、不、不、不是前妻，我……”她还没有拿到休书啦。

她被那威胁的眼神一瞪，吓得什么也不敢说，只想发出几句憋屈的有关她是有夫之妇的申明，可惜却完全被人忽视了。

“你这德行怕是要给小王丢人，后日到京，你就给我待在王府里乖乖地学规矩，等着小王挑了日子来娶你过门。”

“我、我、我还没有被……”在法律上她还没有被休离啦。

“哼，龙晓乙，就让他来看小王娶他前妻进洞房好了，看他还如何拿我在皇爷爷面前搪塞婚事？”说什么自己已经成过一次亲，被打击到了，暂时对女子没有兴趣，却是看着自己的侄儿至今未娶，望皇爷爷先给他把婚事办了，皇爷爷经龙晓乙一提醒，顿时一句话压下来，说什么他亲父早亡，小叔为父，让那龙晓乙给他挑房媳妇……这还了得，哼！龙晓乙根本就是想安插自己的眼线在他身边，顺便在朝臣面前张显十九殿下架子吧？他才不能让龙晓乙如愿呢。

若龙晓乙知道他带回去的小娘子便是自己的前妻，那张淡然自若的脸上的表情一定十分精彩，哼！

哈哈哈！



一边新人笑。

一边旧人哭。

官曜凰笑得张狂不已，根本不顾那个被多次打断讲话企图的龙小花的小脸已经被憋得通红。

“你憋着气，把个脑袋胀得和猪头似的做什么？”他嫌弃地瞥了一眼刚刚被自己定位为新嫁娘的家伙，姿色平平、身段平平、啾的技术……算是马马虎虎，想起昨夜里她的放肆，他微红的脸一偏，拉回思绪继续思量着……她只是边境城池的商贾之女，没势没权，却是他安全的上上之选，不过，看来他得培训她好一阵子，才能拿得出手带得出场，最重要的是能羞辱气煞那龙晓乙，哪个男人能忍受绿云罩顶？况且还是被自己的小侄子娶了自己的前妻，哼……他迫不及待地想在众朝臣面前瞧瞧龙晓乙那张气绿了的脸。

“我有个问题。”憋了半晌，龙小花终于找到了她能说话的缝隙，“重婚罪很严重吗？”

“什么玩意儿？”

“我想请教一下——咱们朝廷的律法，那重婚罪是如何判决的？”

“浸猪笼。”官曜凰漫不经心地丢出三个字，却使龙小花彻底软倒在榻上，“你且记着小王对妻室的要求，要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戏得闺房。最后一条，小王算你勉强过关，前两条，哼！你可是望尘莫及。所以一回京，你便跟着小王替你请来的老师好好学习。”

“学……学什么？”她趴在榻上垂死挣扎，有力无气地问道。她都已经注定要被浸在猪笼里了，还要去学什么啊？

“学什么？自然是琴棋书画，而且还要让你知道什么是大家闺秀，什么是知书达理，什么是相夫教子！”

“……”这几句台词为何那么熟悉，他非要用那张和“爹爹”七分像的脸对她进行这种精神虐待吗？她难道这辈子都摆脱不了琴棋书画、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相夫教子的阴影吗？为什么男人的品位都是朝着那几个字眼去的嘛，呜……

“总之，我俩成亲那天，小王要看到一个在人前由外而内的淑女，在人后嘛……”他很有文章似的停顿了一下，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想起她昨夜里的表现，挑唇戏谑道，“在房里，你要怎么疯玩，小王都没意见。”

“噗！”

他没有意见，她意见却很大，她该找谁去投诉呀？

京城……京城可是她“爹爹”的地盘，但是京城那么大，她这个还没进城就被抢亲的小孤女，要怎么找到她那失散的“爹爹”呀？



ACT.49

小侄儿耍阴险

京城内曜王府一如往昔，贵气万千，并不因为自家主子做了强抢民女这等伤风败俗却很男角儿风度的“丰功伟绩”而有任何异常。

门口两座麒麟玉雕是圣上御赐给自己的嫡亲皇孙宫曜凰的，表面镇宅，实则张显，见到御赐之物，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意味着要进这曜王府的大门就先得低几个品级。要说曜王府小王爷的手腕也算玩得溜转，要不怎么才十八岁就肩挑重任，能让圣上拨让军权给他，军权大事可不只是血缘关系加几分宠爱就能拿得下来的，怎么堵了朝臣的悠悠众口，怎么为自己立威扬势端起架子，怎么让比自己年长的家伙惧让自己……这些可都是单靠圣上的恩宠成不了事的，必须靠宫曜凰自己一手玩转出来。

曜王府不是前王爷世袭给小主子的，而是圣上格外开恩新建府院赐予皇孙宫曜凰的，这位小王爷从封号、爵位到府邸没有一样是承袭自己亲父七皇子的，只因这位七皇子忤逆过圣上，因此并不得圣上欢心。所以，曜王府的小王爷能有今日这分势头，全仗着自己从小被接进宫，待在圣上身边伴驾努力讨欢心得到的……

“这些你可都听明白了？”

留着八字胡的先生将曜王爷的生平说得头头是道，却只见那个头上蹦出一个大大问号的龙小花正用迷茫的眼神盯住自己，一副鸭听雷轰隆隆的模样。他身为曜王爷的恩师，对这位早慧的小王爷一向赞许有加，直到今日他才对这位一向让他满意的门生颇有微词。

品位也太差了吧，他这是从哪儿挖来的啥也不懂的乡下小姑娘？跟颗土豆似的赖在小王爷的书桌前，用看说书人的眼神盯住自己，她连要嫁的人是什么人物都不知

道，这还了得，将来势必阻碍小王爷干大事。

“你的意思是说，他爹娘都挂了，跟我一样蛮小可怜儿的，然后他就陪在他爷爷身边，他爷爷很喜欢他……”

“都同你说说了多少遍了，小王爷不是单靠圣恩走至今日的，他是……”

“很能耍阴险耍到今日的？他爷爷很喜欢他，但是他还是觉得乱空虚一把的，就从小学着耍阴险耍出了伟大的成就？”这个形象并没有比较高大一点儿呀。

“……”

“好了，我大致明白了，下一题。”

“……”

“夫子……”

“都同你说过了，我不是夫子，我乃圣上御赐的……”

龙小花对那套御赐显然没什么兴趣，继续打断人家的话问道：“你可认识那啥……十九殿下？”这个夫子比那姓官的看起来好沟通，那人把她没头没脑地从边境抓来京城，一关就是四天，天天让她跟这个留着八字胡的夫子学啥了解夫君的课程，不能这样下去了，她决定表明一下自己那还不低的身份——十九殿下没休掉的前妻，总能得到合理的对待吧？

“……”八字胡先生一皱眉，突然警戒地打量面前这个小丫头，“你是指圣上的十九皇子？”

“对对对呀！其实我是那个……”

“对什么？不对！”

“啊？”

“那十九殿下如今可是小王爷朝堂的第一政敌，对小王爷百般挑剔刁难，常以叔侄身份相欺压，已然忘记了十年前究竟是谁亏空了国库的罪了。哼！圣上宅心仁厚，他却有恃无恐，掌管国库却对小王爷索要的军饷总是推托再三，你且记着，那是你未来夫君的对头，迟早要被你未来夫君连根拔起的，见着了不可给好脸色看！”

“那如果有十九殿下的人潜伏进曜王府的话……”

“自然是先逼供再灭口！”

“……”

“你且记住，这是小王爷的府邸，你若要当好当家主母，这里里外外下人的底细你心里都要有个底，在宅子里护得自己夫君的周全是本分女人该做的事！”



2

墙外「红杏」砸落谁家

“……”

龙小花面如死灰地听着贤妻守则，心思完全跑得老远了。她本以为来到了“爹爹”的京城地盘，随便报出自己强硬的后台，肯定有人屁颠颠儿地把她送回十九皇子那里去，可是，她好像走错地方了，这根本是敌人的后方阵营，在这里亮出她是“爹爹”的人，估计他们就要“严格”地教会她什么是真正的要阴险了。

这下她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挽回前夫心的问题了，怎么保住自己脖子上的脑袋也是紧迫的课题呀。

“……啊……等等，你说十九殿下是宫……小王爷的……叔叔？”她似乎漏掉了一个好严肃的环节。

那夫子一蹙眉，看样子他前几日灌进去的皇家族谱是全部对牛弹琴了，“十九殿下是小王爷的嫡亲叔叔，我前日让你回去记的皇家族谱，你是一字也没看吗？”

“噗！他是他叔叔，那我不就是他的……”

婶婶？

搞了半天他们有血缘关系呀，怪不得长得那么像，她就怀疑他为何会剽窃她“爹爹”的长相来魅惑良家妇女。

他是有多变态呀，明知道她是龙晓乙的前妻，还坚持要娶自己的婶婶进门？反正浸猪笼的是她，他又不痛不痒。

她正在浮想联翩，却听见外头有人回报王爷回府，从木雕镂空的窗户看去，只见宫曜凰边走边同人商议着什么，神色有几分凝重，皱着眉头垂眸思量了一会儿，随即给了身旁的人答复，那人立刻诚惶诚恐地点着头，回转身就走开。

宫曜凰这才得了空，正要抬脚上前走进书房，却见恩师从书房里走出来，向他先请了个很有礼数的安，然后才使了个眼色要他走到一边，明显是有话要对他交代。

他不用想也知道定是告那家伙的状，通过木雕镂空的窗户白了她一眼，随即踱步跟着恩师去了一边。

“小王爷，在下觉得，要削十九殿下锐气的方法很多，你当真要用书房里那连你是谁都不知道的小丫头来同十九殿下下斗？”

“要跟龙晓乙斗方法很多，但是这个最快、最直接、杀伤力最强。”他漫不经心地转了转自己大拇指上的玉扳指，“恩师尽管教便是，这几日全当是给她点儿甜头，后几日可不会让她打混过日子，她要配得上小王，需要学的东西可多着呢。”

“只怕朽木不可雕也。”

“到小王手里，就算是枯木也得逢春。”他略微捏了捏拳，又淡淡说道，“倒是眼下有一事要请教恩师。”

“小王爷可是说你离京时十九殿下下的动静？”

“嗯，圣上真的准许他把右副相的家给抄了？”

“当真如此！小王爷，你说这十九殿下到底在想什么，他一回京，先是拉着你逛了几趟戏园子，查户部的账也是漫不经心，倒是把一直迂腐的右副相给抄家了？这圣上怎么就被他套住了？不过……右副相对你的锋芒毕露曾在圣上面前颇有微词，十九殿下这么做，莫非是在帮咱们？”

“他？哼……只怕是十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还哽在他喉咙眼儿里，趁机报复而已。”

“十九殿下的目光怎会如此短浅？真是难成大事。你与圣上的感情不同，你从小伴驾，而他和圣上之间永远插着他母妃那根刺在。”

“……”一提到龙晓乙的母妃，宫曜凰难得地沉默下来，并没有接下恩师的话。

恩师一见他沉默，也跟着收了口，不一会儿又开口道：“小王爷，在下知道你与十九殿下关系非同寻常，你可别被他蒙蔽了。”

“你是怕小王会对他手软，只因他的母妃是小王娘亲的姐姐？”

“……”

“这等复杂的关系，小王早就忘却了，只不过是亲姐妹嫁了一对父子，为何每个人提起来都诚惶诚恐的样子？你以为小王还会在意这些小事吗？他的母妃美貌冠绝后宫又如何？我连自己的娘亲长什么模样都不记得了，又怎会在意一个不知该叫奶奶还是姨娘的妃子？”宫曜凰淡淡一笑，似有深意。

“小王爷，在圣上面前你可千万别如此说，都知道圣上对十九殿下的母妃思念有加，对你父亲不顾他的颜面执意要娶你娘亲的行为更是怒在心头，所以……”

“小王若摸不清楚皇爷爷的脾气，早就被他丢出皇宫了。不是说了吗？那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谁爱记谁记去，小王有自己要做的事……而且龙晓乙要是忘不掉，就让那些破事去扯他的后腿好了。”宫曜凰说罢，唇角换上飞扬的弧度问道，“我那未过门的小娘子今日又闹了什么笑话？”

“她？哼，我同她随口提到小王爷你如何走至今天这般地位，她倒好，只回了一句，他爹娘不在了，就跟着爷爷，真是可怜，还说什么空虚，什么就学着耍阴险……”



2

墙外「红杏」砸落谁家

“……”宫曜凰的眼眸骤然一眯，又道，“她还说了什么？”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在下次同小王爷说，她向我问到十九殿下下的事。”

“她问龙晓乙？”

“对啊，所以这个丫头靠不住，小王爷你可要多提防着她点儿。”

宫曜凰听罢，转身就往书房里走，调子还扬得老高，“哈，莫不是小王还会中这般没水准的美人计吗？”谁在谁的套子里，还没准儿呢。

宫曜凰推开书房的门，就见那个很没技术含量地爬在墙角偷听的龙小花正要缩回书桌边，他拎住她的后衣领，将她整个人丢上书桌，扳过她的脸孔阴笑道：“听得还尽兴吗？嗯？恩师说给你听的，你不要听，你是要听从小王嘴巴里说出来的，是吗？”

“我们还没成亲，请考虑一下我岌岌可危的小名节呀。”她现在很清醒，他的嘴巴能不能不要离她这么近呀。

“小王比较想用嘴巴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小王到底空虚不空虚……”他的额头抵住她的，笑得几分邪气，那酷似“爹爹”的表情，看得她心惊肉跳。

“你……你最好不要这样哟，你知道你这样很像什么吗？”

“像什么？欺负良家妇女的登徒子？”

“不是，是很像小如意艳本里的男角儿被人拆穿了悲惨过往、洞察了心思就恼羞成怒地要对女角儿……”很经典又标准的男角儿架势——把女角儿拎高了丢在桌子上坐着，两只手压住女角儿的两只爪子，他只要稍倾下身就能方便地行凶。但是，他找错女角儿了啦，她是他婶婶，婶婶呀！嫡亲嫡亲的青春无敌梦幻的婶婶呀！

宫曜凰眯眼道：“恼羞成怒？哼……小王想你那些艳本不会到这步就打断才是，好戏似乎还没上场……”

“你、你、你这样是不对的！虽然我原来看艳本也觉得女角儿很讨厌很难搞讲那么多废话干吗直接啾就好，但是我现在发现错了，错了，严重错了！精神沟通很重要啊很重要，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掉。”她第一次体会到女角儿的龟毛不是那么让人讨厌。

“哼，精神沟通？你莫非还真以为你能窥视小王的心里在想什么？”他冷然地一瞪，对于她的话直觉理解为意有所指，而她那空虚论只不过误打误撞。这个女人脑子里都是些奇奇怪怪的坏念头，恩师有句话说得好，她……不得不防……在心口，他要提前对她设防，“不过……小王倒是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他拉起她的手碰向她的胸口，低语道：“在想着龙晓乙，在想着从小王这里逃跑出去找龙晓乙，对不对？”

“噗！我……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念头，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

“我可以放了你呀。”

他眯眼一笑，云淡风轻地松了钳制住她的双手，让她的手从他的掌心溜掉，看着她有些木然的表情扩大了笑意。

“别再打围墙和狗洞的主意了，明日龙晓乙会到礼士大道那儿办差，如果你想去找他，就从大门走出去吧。”

“你……真的肯放了我？”

他挑了挑眉，并不再言语，转身就朝门口走去，只是在离开前又转头回来对她自信满满地说道：“小王可不打算一辈子囚着自己的媳妇儿，我赌明几个你会乖乖回来小王这里，心甘情愿的。”